

感动篇

郝明慧系列报道

宋俊玲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一 被继父遗弃的女孩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记者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个聪明伶俐、懂事可爱的孩子，竟是正月初六被“父亲”骗上汽车遗弃在济南的 10 岁女孩王慧。

今年 2 月 24 日（年初六），对常人来讲是一个年味未消阖家欢乐的日子，可对小王慧来说，却是幼小心灵惨遭伤害的黑色周末。原来，王慧的生父前几年得败血症去世了，她与 16 岁哥哥（王元元）随母来到继父家里，从此王慧便常遭打骂。10 岁了还没有上学，据孩子回忆说：“‘叔叔’（继父）经常打我，撵我走。那天不知为什么又用棍子打我，把眼打肿了。妈妈说，你快走吧，不走还打你。后来‘叔叔’带我走，说去姑姑家，坐了好长时间车，‘叔叔’说到站了让我下车，我下车后‘叔叔’却没下来。我见车开了哭着撵车没撵上。”就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女孩被遗弃在泉城街头。

幸亏泉城好心人多。一位不知姓名的叔叔带王慧到一家饭馆吃过饭将她转交给了巡警，巡警同志又将她送到解放阁派出所。孩子不知家庭详细地址，只知住在“黑庄”，还说曾在“谢庄”上过学前班。派出所的同志查遍济南附近村庄，均无下落。无奈，王慧被送往遣送站。该站鞠科长说：孩子曾提起姑姑 23 岁，叫赵元新，“叔叔”在农村修车子，还有爷爷烧锅炉，并知道济南有个济钢。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奔走了两个月，依然没有结果。遣送站里多数是聋哑低能孤儿，眼看这么好的孩子无家可归，不能上学，心里很难过，再者遣送站也无权长期容留有家的健康孩子。

然而，即便找到家，孩子能保证不再被遗弃吗？找到家能保证孩子的合法权益受

到保护吗？望各界人士都来关心一下这个被遗弃在泉城的小女孩。

（1996年4月26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二 孩子，你不会没有“家”

被继父遗弃的孩子并没有被社会遗弃。本报昨日在一版头条位置报道的小王慧的不幸遭遇，立即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股股爱的洪流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包围了……

中午报纸刚刚上市，频繁响起的电话铃声便打破了编辑部的沉寂。急切的询问、哽咽的声音，使接电话的记者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

济南公安学校总教练张杰在电话中说：“读完你们的报道，我们全家人一中午都感到心里堵得慌。我母亲非常想收养这个孩子。孩子愿住城市留城市，愿住农村去农村。只要孩子开心，怎么都行。”

某香港独资企业的刘老板说：“我要让小王慧同正常孩子一样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爸爸疼。当然，如果有条件比我更好的人家收养她，我将为她祝福。”他恳请记者不要说出他的姓名和企业，因为他只是想做点善事。

羊城酒楼总经理韩国政先生执意要收养这个孩子。他说：“这么聪明可爱的孩子，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埋没下去。我们愿每月出1000元，负责她的食宿和上学，直至她成年。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连锁店，完全有条件给她找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

在打来电话的众多读者中，有个体业户，有退休教师，有机关干部……多数为男性，他们想给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提供一个可以依偎着撒娇的怀抱。

下午3点钟，中建八局安装一公司的王荣城、刘文健，各提着一大包东西，执意要跟记者去看望孩子。记者一行刚来到遣送站不久，经五路幼儿园的一位音乐教师也打听找到这里。面对比照片上还瘦小的王慧，这位老师流泪了：“孩子，跟我走吧，阿姨家里有钢琴，能给你最好的教育。”

记者的传呼响个不停，其中一个市体委宣传信息处的崔金柱打来的。回完电话10分钟后，门开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他把两大包食品朝茶几上一放，抱起王慧“呜呜”地哭了起来。稍微冷静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小的孩子

吃这么多苦，她的继父和母亲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晚上 10 点多钟，热线电话又响了，记者摸起话筒，里面已是泣不成声：“……原谅我，报纸就在我眼前。我……算了，不说了，明天再打……”

(1996 年 4 月 27 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三 王慧的身世仍是个谜

与小王慧接触次数越多，就越发觉得这个孩子可爱，同时也越发感到她的身世是个谜。

对于王慧这样来历不明又聪明过人的孩子，记者最初十分审慎，但观察到的细节都给人同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懂事、勤快、有情有义的孩子。本报一位副总编曾试探她：“跟伯伯走吧，伯伯家里有许多好吃的好玩的。”她摇摇头说：“不！我跟宋阿姨在一起，宋阿姨待我好，给我买衣服。”

然而，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却似乎总是在回避着什么，遮掩着什么。

根据孩子提供的情况，记者专门请市公安局户政处通过微机进行查询。在 10 岁的孩子中，没有叫王慧的。她曾提到她有一个 23 岁的姑姑叫赵元新，查询的结果叫赵元新的只有一个，而且才 16 岁。“黑庄”、“谢庄”更是无处可考。如果据此断定她不是济南人还不行，因为她能说一口地道的济南话。她的家究竟在哪里？

这 3 天，也有几名热心读者上门提供线索，但都不能为她诉说的故事提供任何证据。然而，记者又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在孩子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背后，可能有着其他同龄人所没有的经历。

孩子宁愿选择遣送站这样的环境，也不愿回家，说明她的家已令她无法忍受。或许，在这个不明朗的身世后面，掩盖着一个更加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们等待着王慧自己揭开谜底。也期待着知情人尽快提供线索。

(1996 年 4 月 29 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四 孩子，你承受得太多了

终于，在爱的感召下，小王慧亲口揭开了谜底。

孩子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因为她揭开的是最不愿让人看到的心灵上的“伤疤”

王慧的真名叫郝明慧，10岁，本市西郊红庙村人。毒打虐待她的，不是她的“继父”，而是她的亲生父亲郝占水。她的妈妈几年前跟另一个男人跑了，她的叔叔正在大西北服刑，她的哥哥如今也不知去向。她其实已经上学，是红庙小学三年级学生。她是被亲生父亲打跑的。本报前面报道过的她所受的虐待确实存在。

这两天，记者前往红庙小学、红庙村和白马山车站派出所进行追踪采访。在核实情况之后，记者的心颤抖了……

据白马山派出所和村里的同志介绍，郝占水是那一带有名的泼皮无赖，曾因盗窃被拘留15天，结婚后又开始酗酒，一喝醉就打人，连家人也不放过。10年前，他的哥哥、嫂子、妹妹、妹夫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所作所为，趁他酒醉挖去了他的双眼。他失明后仍不改恶习，经常把门插上毒打妻子，终于逼着妻子跟着别人跑了。打那以后，他更加酗酒成性。小明慧便成了他发泄的主要对象，他经常在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把本已熟睡的女儿弄起来毒打取乐，孩子的惨叫声令整座村庄发颤。有人曾见他倒提着明慧的双脚扬言要“劈”了她，也有人曾见明慧大冬天里被逼光着身子站在门外，瑟瑟发抖……

这一切都使得明慧后来的出走成为必然。

据村邻和小明慧自己回忆，正月初五那天。郝占水喝醉了酒，在路上乱晃，明慧怕他被车撞了，死拽住他不放，反被他按在地上狠揍起来。两位行人上前制止后，明慧含泪出走了。当晚，济南橡胶制品厂军工分厂生产厂长王传新夫妇，从济泺桥把她领回了家，给她洗澡、换衣、做饭。次日，王厂长又把她送回了红庙村，郝占水当面千恩万谢，可等王厂长一走，就怀疑他是拐走老婆的人。硬说明慧与她妈合起来算计他，抓起明慧就是一顿猛揍，直打得明慧两眼充血，脖子也险些被勒断。于是，明慧又一次离开了家，而且决定再也不回去。

记者问明慧：“你为什么不讲你的真实经历？”明慧低着头说：“我害怕再被送回家。

是啊，这个家让明慧承受了太多不该她承受的东西。在这个人性扭曲的家里，哪

有欢乐可言？

在记者和明慧之间曾有过一段对话：“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当记者，救人。”“救什么人？”“救可怜的人。”“你是可怜的人吗？”“我只是比较可怜的人，还有人比我更可怜。”

如今，道破秘密的明慧处于恐慌和不安之中：自己还会被送回家吗？好心的大人们会原谅她的谎言吗？

记者也不禁为她担心，这个故事该不会以“女孩被社会遗弃”结束吧！

我们关注着明慧以后的命运。

（1996年5月2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五 再也不能送她回家了

被生父打跑的小明慧以后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泉城人街谈巷议的话题。

许多人向记者表述了同一看法：再也不能把小明慧送回家了，因为一旦回家，等待她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昨天下午一上班，明慧的一位亲戚（她不愿公开姓名）专程从西郊赶到报社，一见记者便泣不成声。她说：“明慧的爸爸是个没人味的人，有一年明慧的四姨帮他盖了六间房，可房刚盖好，他就砍了明慧四姨夫两刀。这样的人怎么能带孩子？如果能通过法律剥夺她爸的监护权最好，不成的话我就把她转移走，反正不能再送她回家了。”

伟民空调公司总经理王郁杰得知明慧的真实身世后，立即打来电话说：“无论孩子以前说过什么，都是她所处非人环境的反射。孩子是无辜的，她有权享受到正常家庭的生活。前几天听说想收养孩子的挺多，我就没提。现在我郑重宣布，我将为争取收养明慧而努力。”

曾表示要每月出1000元收养孩子的羊城酒楼总经理韩国政说：“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我们收养孩子的愿望更强烈了，假如对这样立志‘救人’的孩子都不去救，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救了。救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就等于救了一批人。”

ABC 童装济南专卖店经理徐红看了报道后，马上挑选了一套绿色童装赶到报社。她说：“越是这样的孩子，越该得到社会关心。”

(1996年5月3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六 明慧的事我们一定要管

郝明慧的不幸遭遇披露之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在对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之后表示，将对明慧依法予以保护，为孩子争取应有的权利。

昨日记者就如何看待郝明慧事件及对郝明慧实施保护等问题，采访了团市委书记、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辉同志。

张辉说，郝明慧的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报道唤醒了人们关心、爱护、尊重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道德良知和法律意识。如何处理该事件已不仅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人性、道德、法律的深层次思考，远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张辉告诉记者：“对郝明慧的连续报道，我们‘未保委’十分关注，报道刊出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担负起保护孩子的责任。由于孩子父母双全，情况又十分复杂，因此，我们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且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在确定孩子的合法权益真正受到侵害后，将按照法律程序，以‘未保委’名义对其已丧失或没有起到监护作用的父母提出诉讼，并妥善处理郝明慧的生活和学习问题。”

张辉表示：“宣传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未保委’的工作职责，对此事件我们将负责到底。

(1996年5月6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七 明慧，法律会为你做主

近来，许多读者向报社打来电话，表示要抚养郝明慧并急切询问孩子将来的归宿

问题。就此，记者请来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常年法律顾问、济南诚信律师事务所高保刚律师，请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作出解答。

记者：据了解郝明慧是由于在家长期受其父的虐待而被迫出走，并表示坚决不再回家。像这种情况，能否撤销其父的监护权？

高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如果经调查郝明慧说的情况属实，根据法律规定，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撤销其父的监护权。

记者：如果撤销了其父的监护权，其母又找不到，郝明慧将由谁来监护？

高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将由她的近亲或其住地的有关部门担任监护人。

记者：许多读者要求抚养郝明慧，从法律上讲行吗？

高律师：如果法院撤销了其父的监护权，其母又找不到，近亲属中也没有合适的监护人，有抚养条件的人经有关部门同意可以抚养。

记者：如果其父执意不放弃监护权怎么办？

高律师：法律是严肃的，也是具有强制性的。如果其父虐待事实存在，孩子继续由他监护不利，经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父的监护权；如果虐待情节恶劣，其父还将受到法律制裁。

(1996年5月7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八 小明慧上学了

前一段时间，本报对小明慧不幸遭遇的追踪报道，成了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后来，郝明慧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好心的人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

“郝明慧到哪里去了，她现在过得好吗？”

“孩子上学没有？我们想资助她学习。”

……

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一直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但我们同孩子的联系

从未中断过。

今天，当无数孩子沉浸在自己节日的快乐中时，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小明慧已经上学了。

明慧上的是山东新世纪学校。这是一所由康侬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办的全日制寄宿学校。学校条件很好，整套教学设施都是现代化的。两周前，学校的董事长张建光给本报编辑部打来电话：“对孩子的报道我都看了，别误了孩子上学，把她送到我这儿吧，一切免费。”就这样，小明慧成了这所学校二年级的学生。

如今，小明慧不仅学习在班里名列前茅，而且还学会了弹琴、打字。

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这段时间，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对其父母撤销监护权的起诉取证工作一直在进行着，目前已基本结束，不日将正式起诉。

（1996年6月1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九 郝明慧父母被撤销监护权

本报一直追踪报道、轰动一时的“郝明慧维权案”终于有了结果。今天上午，市中区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依法撤销郝明慧父母的监护权。

9岁女孩郝明慧（现用名），是七贤镇西红庙村人，父亲郝占水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今年正月初五，郝明慧因无法忍受父亲的长期虐待离家出走，被一位好心人送回，结果又招来毒打。明慧终于绝望了，决定再也不回家。

今年4月26日，《济南时报》首次将女孩的遭遇向社会披露，立刻引起强烈反响。5月6日，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张辉通过时报宣布，将以组织名义对丧失和没有起到监护作用的郝明慧父母提出诉讼，由此引发了自《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以来第一例父亲不同意放弃监护权而依法剥夺监护权的案件，也由此引发了以《济南时报》和团市委为主的救助活动。山东新世纪学校决定免费将郝明慧接收入学直至高中毕业，从此改变了明慧的命运。此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先后有《中国青年》、《人之初》、《中国日报》等20多家报刊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共青团济南市委作为本案的申请人，对该事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上午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其委托代理人、济南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高保刚和团市委权益部部长徐

宾，用调查得来的大量证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法进行了阐述并得到法庭支持。经合议庭确认：其父郝占水虐待事实成立，其母王秀红虽因种种理由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但客观上形成了对郝明慧的遗弃。因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依法当庭判决：撤销郝占水、王秀红对郝明慧的监护权。

(1996 年 11 月 11 日《济南时报》)

郝明慧系列报道之十 用爱串起的话题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情与爱的聚会。

曾经在本报“郝明慧连续报道”中出现过的好心人及为之付出许多的人们，近日与郝明慧相聚在羊城酒楼，庆贺“郝明慧维权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庆贺这个不幸的孩子终于有了山东新世纪学校这样一个幸福的家。

大家有回顾有感慨，有思考有祝福……

路过爱心驿站

走进羊城酒楼，明慧倍感亲切。她忘不了应总经理韩国政之邀今年暑假在这里和在副总经理荣英妈妈家住过的那段时光，忘不了今年中秋节那顿团圆饭。她跑过去问韩伯伯好。韩国政拉着明慧动情地说：“孩子，你现在虽然有了新世纪学校这个大家庭，但别忘了，羊城酒楼也永远是你的家。”

市收容站站长田农感慨地说：“明慧是今年我们收容的第一个孩子，当时两眼肿成一条缝。遣送站条件差，出于对孩子的怜悯，我们几次出车为她找家。没想到，在《济南时报》帮助下，这个家越找越大。”

家长行为普查

一直为“郝明慧维权案”奔波忙碌的团市委权益部部长徐宾和此案全权代理人、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高保刚认为，这是个父母任意践踏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典型案例，其行为也带有一定普遍性，愿广大父母引以为戒。

过去“打孩子犯法”只是说说而已，现在不行了。团市委副书记毕箫奇说：团市委近期将在全市家庭中开展未成年人权益大普查，发现侵权行为决不姑息，一追到底。同时，筹建未成年人保护基金和成立未成年人侵权、犯罪陪审团。

市中区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顾林、法官刘建华表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谁无视国法、以身试法，我们就让谁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直到永远的祝福

山东新世纪学校有了一个“女儿”，董事长张建光、办公室主任张朴对此想得更深更远。他们表示：今后不仅要教明慧学习，还要教她做人，更要替她将来打算，希望她上完高中上师范大学，然后再回校当老师，用毕生去回报社会。

看了关于郝明慧的连续报道后，第一个献出爱心并一直关心着明慧的市体委信息处崔金柱和为明慧捐款 300 元不留名的市文明市民标兵、冶金部山东地质勘测院职工齐亚珍共同为明慧祝福，愿她在“新世纪”这个大家庭里幸福成长。

曾将关于明慧的报道编写成报告文学在全国十几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济南军区司令部某宣传处处长于永军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他表示，将为泉城救助郝明慧的故事再写续篇。

明慧或许并不完全理解人们所做的一切，但她知道这都是为她好。这就足够了

(1996 年 11 月 26 日 《济南时报》)

妈妈，我们多想为您退学呵

李国强

这是一个幸运而又不幸的家庭，两个儿子双双考取了我国尖端医学的研究生，而母亲却身患尿毒症。是继续深造还是挣钱为母治病，他们陷入痛苦的选择——

昨日，当记者见到桃李满天下的孙志远老师和他的两个儿子时，老人哭了。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两个高材生儿子不得不在实现抱负和保住母亲生命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孙志远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老伴马功鑫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年轻时，孙志远一直在外地工作，养育孩子的重担落在马功鑫一人身上。夫妻俩一生清贫，然而他们有足以令天下所有父母羡慕的财富：两个孩子天资聪慧，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出类拔萃。

1993年，大学毕业两年的长子天白考取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医科大学药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次年，应届毕业的天剑考取了中国预防医学院研究生。哥俩一起在首都北京深造。

操劳一生的孙志远夫妇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而灾难降临了。1996年初，积劳成疾的马功鑫被确诊患有尿毒症，只能靠昂贵的透析维持生命，每周3次，一个月的医疗费高达6000元。亏损的单位无力承担医药费，家中又一贫如洗，孙志远向亲朋好友全都借遍了，开始三千五千，最后一二百元，直到周围的人再也拿不出一分钱。心力交瘁的老孙在送饭途中突发脑溢血，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马功鑫在病榻上说：“回来还不是个保姆？那当初何必培养他们上大学。尿毒症是万里有一，能把两个儿子供上研究生，也是万里有一，我知足了。”

远在北京的兄弟俩哭了。天白正忙于毕业论文，一个国家级研究课题。两个人

倒班，每人回家半个月照顾老人。天剑偷着流泪，他忘不了母亲一年到头舍不得吃口菜，攒下钱每天买豆腐脑让兄弟俩分着喝的情景。他读的是西医，知道母亲的病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有钱治疗，就能近乎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他所学的卫生统计专业，是国家急需的人才，这个专业不仅要有医学根底，还要有相当高的数学水平。他山医大毕业后考研时的数学成绩比数学系毕业的还要高。他的导师一生只收了两个学生，天剑是关门弟子。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俩不可能都完成学业。天剑决定退学，让哥哥读完。因孙志远和马功鑫反对才未实现。

有一段时间，孙志远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他绝望了，悄悄找到主治大夫、市中心医院专家刘主任。

“孩子有这个心，就回来吧。”

刘主任一把抓住他的手：“孙老师，你好糊涂啊。数学上你是专家，论医学我比你懂。两个孩子学的都是尖端科学，是国家的栋梁啊……”

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和孙老师的学生都力劝不要如此，太可惜了。

天白和母亲血型相同，都是 B 型。他找到刘主任，“能不能用我的身体代替透析和母亲换血？”

“理论上可以，但没有人试过。天白，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能冒这个险。”

天白要把自己的肾移植给母亲，老人急了：“儿啊，妈培养你这么多年图个啥，你能给国家做贡献，你的命比妈的值钱。”

去年 7 月份，天白通过论文答辩，白发苍苍的导师坚持让他继续读博士。他学的药理专业全国一年的硕士生不过 10 人，博士生不过 5 人。人才难得，特别是医学科研人员出现年龄断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导师的退休，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专业的消失，老人不能不急：“天白，再坚持 3 年，就 3 年。”

天白痛苦地拒绝了免试读博士。他酷爱他的专业，更深爱母亲。

他迫切需要钱，为此他根据自己的知识配制药方出售专利。他的优异的成绩得到首都医科大学的青睐，经过反复斟酌，他到该校当了讲师。每月的工资只留不到 200 元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即使这样，仍是杯水车薪。他曾想向校领导提出辞职下海，但是国家培养一名研究生耗资巨大，无数老师呕心沥血……天白同天剑一

样，陷入痛苦的思索。

今年寒假，兄弟俩回家过春节。天白 27 岁，天剑 26 岁，然而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高中生。见到小学同学，哥俩说：“真想到你家里吃顿肉。”

同学的眼圈红了。

近日，天剑就要启程返京。国际卫生组织和国家卫生部联合搞的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重大课题正等着他，糖尿病危害很大，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症，美国每年投入的研究经费高达 200 亿美元。我国的发病率一直呈上升之势。全国发病情况到底如何，如何控制发病率，是天剑他们研究的中心。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急需这个数字，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劳动部门对劳动力的配置。此时此刻，天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导师正在迫切等待他关于今年夏天毕业后究竟是留在北京深造还是返济的答复……

（ 1997 年 2 月 16 日《济南时报》 ）

迟到的结婚证书

李国强

昨天下午 3 点 30 分，一对青年男女走出社区服务中心的大门。习习寒风中，抚摸着手里火红的结婚证书，两个人紧紧地拥在一起。

小伙子英俊、干练，姑娘行走蹒跚，露在衣服外面的双手和颈部全是烧伤的疤痕。如果不是他们亲口说出来，有谁会相信眼前这两个年轻人是一对刚刚登记结婚的恋人？

10 月 31 日，记者在王官庄小区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里，初次见到了杨磊和海燕一家人。海燕的大腿和小腿差不多粗细，因为烧伤后脂肪被全部割掉了。她的母亲告诉记者，除了面部，她全身的皮肤都和手部的一样，由于植皮时用的是头皮，现在有的地方还有头发长出来。

两年多来，杨磊一直住在海燕家，提前担起了丈夫照顾妻子的责任……

在济南列车段工作的杨磊曾在老山前线荣立个人二等功。1990 年底，经人介绍，他和在 4 路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的海燕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个人情投意合，一见钟情。海燕的母亲说：“人是不错，就是个子矮了点。”海燕急了：“电线杆子高！”她把少女初恋全部的爱奉献给了杨磊。

杨磊在济南至哈尔滨的列车上当乘务员，来回一趟要 4 天，每次他跑车回来，海燕都早早地在火车站等着。遇到海燕当班，杨磊下了火车就往公共汽车上跑。像所有热恋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1994 年 5 月 28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再过 12 天，就是海燕 23 岁的生日，他们企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准备开出介绍信去登记结婚。海燕的母亲提前取出 5000 元钱放在大衣橱里，让他俩趁着星期六去买点结婚用品。

海燕一家 4 口住在林祥街一间只有 7 平方米的平房里。早上 7 点钟，老两口在门

口的汽油炉上烧水，炉子漏油，火苗子一下窜出来，扑在墙上着起来，老两口怕烧了邻居的东西，忙着给人家搬电视和自行车。简陋的平房顷刻间陷入大火中。等他们醒过神来，海燕的弟弟正连滚带爬地从屋里冲出来，头发已经烧没了。“你姐姐呢？”“不知道。”海燕的父亲蒙上一条湿被子冲进火中。

当海燕和父亲、弟弟被从医院的电梯里推出来时，三个人全身都涂满了白色的药膏，杨磊已分不出谁是谁了。海燕的伤势最严重，全身 97% 的皮肤烧伤，87% 是三度烧伤，手、脚已经变形。周围的人得知旁边这小伙子是姑娘的未婚夫，都摇头叹息。

杨磊来不及想这些，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活她！3 个人的住院押金要 23 万，公用事业局、公交公司的领导来了，“花多少钱也要保住咱职工的命。”列车段的同志一天之内为杨磊没过门的妻子捐款 3000 余元。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送来新衣服，有的留下三五百元，至今连姓名也不知道。

海燕昏迷了 18 天，杨磊在病床前熬过了 18 个昼夜。海燕的母亲不止一次对杨磊说：“小磊，你是个好孩子，可谁让俺海燕命苦呢，等她醒过来，你们就散了吧，我们全家没有意见。”

海燕睁开眼，看到眼窝深陷的杨磊正深情地注视着自己，她哭了。等到能够开口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吧。”“海燕，你什么也别想，先养伤。”“我说的话你听不见吗？”海燕哭着喊。

她的全身都烧烂了，不能动，大小便、擦洗身子都要人伺候。杨磊用小匙舀了稀饭，吹凉了喂到海燕嘴边，她倔强地咬着嘴唇不开口。杨磊心如刀割。海燕的母亲看得流了泪，轻轻接过来，“让我来吧。”

海燕的命保住了，但她的皮肤将永远留下丑陋的伤疤，除了面部，没有一寸好肉，生活自理已不可能了。为了杨磊的前途，海燕无数次想到自杀，但是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

亲朋好友劝杨磊：“这段时间你端屎端尿，已经仁至义尽，分手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凭你的条件，还怕找不着对象？”杨磊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在人前，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背后，他不知道偷偷她痛哭过多少